不一样的江瑞源

在我所认识的不少人中，江瑞源算是顶顶有个性的一个，他以“狗爷”自居，是颇有些来历和讲究的，他说起来头头是道，我却认为这名字没讲。他的一篇文章在冰心杯获了奖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答曰：《从百草园到海味人生》。这是去北京研学时涌现出的一个新名词，仔细看时，才发现了真名，只是将“百草园”、“海味人生”换了罢。

江瑞源一度创办了一个“刊物”，叫《狗爷的历史笔记》，培轩也办了一个，叫做《喵儿的地理笔记》，我笑曰：下一个可以叫“鼠来宝”了！笔名起猫的、鼠的，并不鲜见，叫“狗”的却少有，毕竟其有时被用来骂人。据我所知，笔名起狗者，除江瑞源外，再无第二个人了。如此之名，世间少有。

笔名中有个“爷”字，也有那么半分气魄，记人名字、扣纪律分时绝不手软，有时招致讲台下喊声一片。放学以后，数他留得晚，次日早晨看时，黑板上便撑满了他极富特色的江瑞源体，字不丑，那极细的笔迹却透出一些刻薄来。更多时候，你明明想找他理论，他却会逗得你无从插嘴，更无可奈何，只有笑的份儿。

江瑞源的幽默感不错，分分钟就揪出一个笑点，自己不笑，却令人捧腹。他看着初中升级仪式的PPT，说：“后面的房子地震了。”一点不假，像极了！不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那些人并不是在逃离地震，他们在往地震的方向跑，所以这张PPT不应该叫‘初二，我们来了’ ，应该叫‘地震，我们来了’！ ”他说的没毛病，而我们一个个都笑得直不起身。他嫌等候时间太长，便评论道：“我感觉我们就像呆头鹅一样坐着。”于是大家再一次笑得趴下去。

江瑞源有些时候佷犟，也不大配合小组工作，但到了需要他的时候，总还是很靠谱的。作业少有没写完的，倒是混过去了。月考时就算他发挥再不好，期中考他也照样冲上前十。江瑞源是有这个能力的。同时，他对班级工作的尽心，大家也有目共睹。

江瑞源见人总是一脸笑，一撮刘海荡到前额上，脸圆圆的，迸出几分机灵劲，也实在是狡猾可喜。然而他实在是与众不同，极不一样。汪曾祺老先生在《林斤澜，哈哈哈哈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夏尚质，周尚文，林尚怪”。我也添一句，叫做“江尚奇”，而他也实在是个“怪味葫豆” 。名字怪，有担当，爱笑爱生活，仿佛和那位林斤澜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这样一个江瑞源，真是早二的林斤澜。